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二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一

比例陳情懇
恩移贈疏

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由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今職扣至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例應三年考滿時奉差未回

今循例補考叨蒙

聖恩准臣復職臣伏讀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京品官考滿應得本身

敕命或以親老乞要移封者該部奏請定奪欽

此又查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內該本司

行人黃吉士等具疏

請乞移贈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行人准他移贈欽此臣仰見

孝治之朝情無下而不體

澤無幽而不罩爰敢俯竭寸私籲乞

恩綸光賁潛德竊念臣父魏邦直伏在艸野德

行純備臣祖四子臣父居次臣祖困於里

衙臣父獨以身代家以立罄臣叔父染疫

隣近爽足相戒獨臣父躬往視護疫亦不

染臣季父始生臣祖堅意不舉臣父亟出

於溺付臣母乳保卒底成立諸凡戚閭雀

鼠之爭骨肉之釁片言喻釋盛氣意消苦

口開陳宿讐感涕迄今猶耿耿人心歷歷

人口也至其仁心爲質無念不滿有感必
赴授徒以養嘗自救不贍而急人之急惟
恐不及又未嘗以急告人以故儲空元亮
斂乏黔婁卒之日無絲粟之逋一飯之德
貽身後之口獨一意敎臣不以貧廢半菽
不逮抱恨終天幸今遭際
聖明儻懼庭闈瑣屑不可塵瀆
宸嚴致使臣父生平同埋蒿莽臣懼滋甚用是
節略梗概冐昧

上聞私謂臣父孝友仁卹節廉自將如此以被
明綸庶幾不辱矣查照近年本司行人侯震暘
程註等俱得霑
恩移贈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皇上體臣迫切至情
敕下吏部查覆將臣本身應得
敕命移贈臣父魏邦直煌煌
華袞寵及重泉耿耿微悰少伸萬一矣臣不勝
感激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

十一日奉

神宗皇帝聖旨吏部知道

月　日吏部合同官劉芳共疏題覆

八月二十二日奉

光宗皇帝聖旨准他

懇乞

聖明矢志滅奴以作舉

朝怠氣疏

臣竊料今日事勢非我滅奴即奴滅我此

不兩立之勢奴必不可以不滅也

祖宗休養生息之士女俘殺僇辱耳不可問

皇上之大辱也從征兵士如驅屠肆諸文武將

吏駢首爲

社稷死死不瞑目

皇上之大讐也
祖宗百戰之士守尺寸失守無以對
在天之靈且
京師之倚遼左譬在人身是爲左臂左臂失
則全體危奴不滅患方大又不在遼奴必
不可以不滅也傾奴非真不可滅也金甌
無缺之天下一隅爲梗豈遂莫可誰何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養士至今日師師濟濟豈
遂無一人出而制奴之命諸勳伐守禦聲

援移鎮團練名募機宜言人人殊亦人人
具豈盡塵飯塗羹無濟實事獨無如諸臣
受病如中風癱瘓飲啖猶故而尸居餘氣
没世不起何耳計惟
皇上赫然震怒矢必滅奴時時詰問閣樞諸大
臣奴酋今何狀若等調度今已作何事何
時可以渡三岔何時可以復河東何時可
以埽奴寨何時可以縶奴父子與賊臣李
永芳等之頸而以之纍鼓立長衆怒背面面

皆東
京師可藉安堵耳若徒候賊去來爲我緩急
即奴氛日熾一旦投鞭而斷三岔之流廣
寧彈丸地南邊海東西北被虜雖屯重兵
亦不可以守廣寧不守而臣不敢不爲
皇上慮者不忍爲
皇上告矣伏願
皇上宵旰焦勞淑愁一念念茲在茲嘗食而嘆
當卧而興當懽樂而忽焉噫吁其有縛

嘉慶之儀修太平之容者一切貶抑不忍當大

楙而處之如夷庶有以灼諸臣之本而使

痛諸臣乃共怵然臥薪嘗膽求以舜塞

明旨不敢惰抑聞

先帝彌留之際進大臣榻前手

皇上付大臣細若氣微若聲曰卿等輔爲堯舜

之君言猶在耳萬一逆數非干羽可格而

誤

皇上于不可知不思異日見

先帝地下乎寇迫門庭遼瀋開陷亦已浹月諸
勦伐守禦移鎮團練召募迄未有定畫廣
寧又一無可恃
皇上更不自爲計以憂勞先諸臣諸臣心日近
死一旦有急恐
皇上之獨立于廷也
天啓元年四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

懇乞

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

敕討議調募團練事宜以杜亂萌疏

臣竊惟

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

宗廟

社稷者獨民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

收拾已遲失今不圖更派餉徵兵詎無再

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在內不可不

淺慮也以臣愚計當首辯

丙帑夫帑何以當辯也思

先帝之在

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明護阿萬靈擁戴

者數十年迄登

大寶享祚不永此天意在

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塞戎

翟之倫解辮稽顙而逆奴作難漸迫門庭

岌岌有不及夕之懼臣不得其解竊疑

大內之積皆當日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塚羅
門遣官殺人吸膏吮血所致蓋海內愁怨
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發為戈矛非盡散
其積無由消弭兵戎凝為嘉祉討及今一
大漠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滅奴所
需悉仰
內帑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
貞道臣張應吾臺臣方震孺所請應即
遣官沛發無悋至各移鎮兵道里費若干募兵

費若干城池硝黃盔甲器械費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干各衙門熟籌緩急巨細次第以請如昏暮叩門而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渡海內愁怨之氣應天道聚散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捉衿露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暢貽異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內帑之當發者此也

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祲之地當蠲也徵師之
地當蠲也過師之地當蠲也宿師之地當
蠲也
畿輔之地不但蠲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
年田租之半何也邇年令牧蔽綵為政一
旦有急睊睊小民慮無不疾視其長上而
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匠疲於奔
命度有事能為
皇上保障沉竈產鼃而無他意乎夫

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謂加派之當量蠲

而

畿輔京師尤宜

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至調募之事抑

又難言遼左數年敗氣不復聞調赴遼如

往棄市遣行之日有對督撫大吏而悍不

捍音者矣近且撤朝官而募義勇偏郡邑

守令汲於奉公保無僉派平民如發鬬左

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慘絕銷魂者乎此

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從募兵之費

金錢而無益軍

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

國家有事輒仗土兵藉一不戒有輕

天朝之心跋扈自雄不可控馭不虞臍墜所興

澤盟廣實煩有徒不戢且聚而爲盜縱之

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獨取實難措

揀未易幸今自募諸臣咸思智材傑之士

可無他虞而前車徃徃而有願諸臣之愼

之也寧精而無多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
易馭費亦稍簡也及其陳勝首蹈獷悍不
馴土人見之如遇強虜肆淫抄掠所過為
墟往歲水兵劫船至舟楫不通米價騰踊
蘇杭七郡抑價過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
逃即為盜為勝為虜皆不可知盍將領有
利其逃而冒為逗遛地者乎出募諸臣之
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淫虐而
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闖出內應

要亦客兵淫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
爲今之計援遼兵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
岔河而守以禦奴西寧西平西興等堡婦
女俱撤至廣寧入保無澗客兵所處以傷
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藉而爲
兵以待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
山海而西各隘口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
勁而
京師之後護也均宜團練土著若雄邊子弟

遣意以厚集其陣頃遼陽五六生員殺賊
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追者由此觀之厲氣
所鼓即以挫方張之鋭兵固無常弱矣移
鎮之不可以已以備目前之急兼以爲擣
奴地也

畿輔八郡則
京師之前護也宜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計地
廣狹多以千計少亦數百揀拔悍勁習武
事者以忠力訓練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

閭相守無去鄉井離墳墓之嗟聞警則守
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逃亦易跡事
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
庶訓練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庶
人者也

京師營兵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
今合九萬人而人與之錢十不如挑長材
異能者三萬人而畀之日三十文也餘六
萬人可以備登陴派垛之需也嚴行保甲

再得兵數萬人更檄各處巡撫以標兵數

千入衛而

京師可守也且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

一呼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請三岔河

以候大舉毋集

京師畿輔間令土著者更飲其毒傷其心而

吾民不可與守也總之賡調募不如練土

著也調募之不可以已爲搗奴計也頋謂

募之害亦畧具矣安所得廉勇仁明嚴毅

之將統之而既無他害哉臣竊不勝愚慮

慮

內帑不發怨氣猶屯加派不已追呼刺骨紛

紛調募四海驛騷

畿輔之間痛心疾首太平外變且有內患伏

惟

聖明深慮詳擇施行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奉

聖旨發帑朕未嘗吝何得連章瀆請理財調餉
豈真舍此無策繇免仍候旨調募兵將諸款
都依議申飭行該衙門知道

天步多艱需材甚亟懇乞
敕諸臣以和
宥言官之戇以共圖
社稷疏
邇者奴警告急兵曹需人特從戶部改耿
如杞鹿善繼葉震生三人協理職方題覆
章疏方謂可以匡司馬之不逮樞密重地
調度有人矣頃臺臣雖有微言原未嘗以
成心斁任事之肘況

國難方殷熱血圖濺如杞等豈宜以人言分
報
主之忠乎至原任兵部主事劉國縉幼不自愛
爲李成梁義子再起贊畫輒爲李如柏具
疏游說李氏既已甘心負
國而國縉似必不忍爲負李氏之人何怪乎
寺臣劉元珍之疑之也元珍以隨國縉而
浮海者未必無奸細不及議收科臣霍維
華以隨國縉而浮海者未必皆奸細不當

議棄正資忝酌原無異同若候補御史劉
重慶蒙
旨降謫樞臣將去之身似不必更賍言官以謝
之言官以忝論閣臣受譴閣臣當以去就
爭還重慶所以安閣臣也不然則閣臣之
說長矣伏乞
皇上敕元珍如把諸臣方資斡濟無以議論自
阻更
敕臺省諸臣論人總期為

國心已共白形迹可捐其御史劉重慶收回
成命仍賜俟補
天啓元年五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比來議論煩苛大小臣工不得安意盡職
這奏內各官俱有旨了

懇

敕臣工錫隅見以游蕩平疏

臣思

今日合東西南北之人比肩而事

皇上總以官

皇上之官事

皇上之事何彼何此何異何同而臣于班行中

微有以徵諸臣之肺腸於肖睫方隅自域

無一遠見彼一方之人與彼一方之人比

此一方之人與此一方之人比三三兩兩

諭諭訦訦

堦墀尺寸之地具四分五裂之象且匪獨一

方也彼一方之人急乘其急而儌之使有

以德我而又與一方比彼一方之人合伺

其隙而挑之使轉以怨彼而我又與一方

比我無不搆人無不孤人無不戰而我拱

手而俟其敝四分五裂之中又具合從連

衡之象械事機心千鋒萬鏑如此如之何

不合陰陽之沴戎翟之慘耶

皇上明聖沖年踐阼如日方升豈宜致此摧厭

所繇實諸臣殺機致然臣誠不知誰爲此

俑傳襲不替其骨巳朽其鬼不靈其穢難

滌其死不然其權賄自雄其子女玉帛自

養而吾代之恩恩愆愆

主少不知憂

國恥不知雪心心喙喙專急私黨而後

公家臣誠不得其解臣願

皇上省察大

計群工浣濯腸胃赤心白意本務以堯舜其

君急務以滅奴而後朝食要務以進賢退不肖

其人賢不能庇一方之不賢者不賢者勿

遂以彈冠吾亦無虞不賢者之或以轉局

倂賢者而姑置之其人不肖不能累一方

之賢者賢者無堅與護短吾亦無懼賢者

之或以二心倂不賢者而姑容之是還是

非還非盡破方隅總歸皇極今不銷群積

毒所延惜於戈矛朋黨之禍鑒在往古臣

愚實不勝心惻

天啓元年五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中外多事小臣當一心營職大臣宜表率

公忠何得區分異同傾擠無已這所奏着部

院一體申飭

藏密齋集卷之二終

藏密齋集卷之三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二

直糾邪議僉臣以明

國法疏

今夫遼禍之種種自李成梁也三路之敗敗自李如柏也開鐵之陷陷自李如楨也罪無一而可原也目今河東淪沒正遠高出之日追議李維翰周永春鄭之范之日

併議康應乾牛維曜之日非寛李如楨之日也況逆保所吐韓宗功者成梁之愛壻而身爲逆奴㸦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則如楨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可原也僉都御史王德完者以法司之官嘗覆師失地之秋汲汲焉建楊鎬李如楨未減之議何其與於爲逆之甚哉臣猶謂如楨罪狀已著

廟堂必有主持乃奉有從寛議處之

旨矣此

旨而出自

聖裁也雖

皇上聰明睿哲卓冠千古然軍

國至計不可不付之外廷也議辟議宥不可

不付之法司也

皇上聰明睿哲雖非左右近習之所得蒙然安

知無巧于爲如楨誅者若有意若無意潛

爲寬解于

皇上而
皇上亦不及覺焉者乎從如楨嘗掛軍政之察矣內援有人數年不下今得非其故智乎何以失律大辟不由部覆而取
旨如寄也然則
皇上肘腋之間皆如楨之人也可不爲之寒心乎人日以楊鎬故併寬之不知鎬不足惜也鎬爲法受惡原自爲李氏死黨也且兇兵身負重傷以逃猶日以奸細故必欲駅

[illegible]而李之藥術如楨之罪不啻萬萬逆兵哉

何以輒生之也甚非法之平也逆奴李劉

封疆多故人不用命亡法若此何以令矣

如謂由于閣擬則閣臣又一王德完也若

兩人原其在如楨線索中而爲之表裏者

即云

内降何以不封還也總之閣臣不得辭其責

也劉重慶恭論閣臣

皇上特爲閣臣削其籍李如楨破壞封疆閣臣

乃爲封疆宥其死閣臣何以報

皇上劉重慶之譴合大小臣工入

告不能徼閣臣之挽回李如楨之死一王德完

單詞而遂及閣臣之寛政閣臣何以謝言

官而其敢于開不韙之口壞

祖宗之法黨叛逆之兇者王德完爲甚德完在

先朝調護

宮闈一事如于慕母如子號父私心以爲泰山

喬嶽也慕年再出得與同

朝而笑頰迎人若倚門之妓舞腰貼地如塗
面之優孟猶有典刑乎及見臺臣房可壯
之揭而背面反覆兩舌喪心以側媚之態
工閃爍之謀妙于逢人敢于爲惡至破除
皇上之法紀割裂
皇上之封疆而毫無顧忌眞小人之尤崩美不
能盡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斬如楨西市罷斥德完以爲
人臣蔑紀之戒閣臣韓爌止存罪案俟票

擬有人方許陳乞亦乞即

罷臣以謝諸臣

皇上即不罪臣而閣臣之媢必焦德完之黨已

集如楨之刺客死士寔繁有徒六尺之軀

知不足供其刀俎然臣獨欲爲

皇上明法紀以誅逆臣臣無慾悔

天啓元年五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威福出自朝廷昨論朕自有晃旦李成梁

以遼功封拜建酋祖父被戕銜恨至今屢犯
殺將中國不能損奴一毛邦將李如柏如楨
相繼就斃顯是替奴報讐何以感厲邊將況
原擬不無可原别謀有何確據王德完開端
聽裁意自有在魏大中職司言責亦當就事
論事何得盡揜生平塗抹輕媟人必儉刻至
此亦豈奏對之體姑且不究王德完着用巳
有旨了該部知道

僉臣蔑

旨欺

君謹再糾叅以明

國法疏

謹按楊鎬李如楨奉

旨斬決人犯也僉都御史王德完倏陳定大獄

一策徼

旨從寬壞法亂紀在紀法之地臣故特疏糾正

乃德完抵辯云兩

請將衡原非偏重據其兩

請二一字即是蕿

旨欺

君何也鎬及如楨已奉有刑章宜正之

旨獄未嘗不定不得更爲兩

請也奚焉兩

請是二一犯有以用德完而德完敢於蕿前

旨而欺

皇上也且其意專言破格好生憫二一犯如彝

牛如鹿爲之怵惕則是全與之以生路飭
法一語特嘗一今日自逭之窟耳非其本
意其可覆也德完云議處從寬
皇上之
綸音非微臣之意見
聖旨不云今旣如此說准從寬議處乎
聖旨甚明德完何得自逭其說也蓋自一犯虎
獄以來散布金錢訛言日起德完輩裂膽
痛心志餐廢寢以謀惟以不祥之語浸潤

宮禁迫充衢塞路風艸皆驚而後云殺之或反

幽之亦反惟脫如發兎可令反側自安是

不爲欺

皇上耶且德完旣知其內釁潛生旣知其牙爪

密布風紀之司三尺在握而反欲釋之遣

戍是非黨叛而勇於爲逆耶言之及此德

完可斬也至綫索表裏長安道上嘖有煩

言臣未敢以風聞入

告啓

聖天子有輕臣下心德完當自思之矣臣待罪

按垣職司封駁

制敕有失得執奏封還而德完陰爲挑激且嗾

輔臣內侍共起爲難德完亦叵測矣德完

罄折傴僂搖唇鼓舌之態臣雖鄙其爲人

而輕出二犯實干法紀故亟與糾正何他

忿也至拾積年斷爛朝報誣臣爲李三才

鷹犬汚臣名節則三才與臣從無半面之

識全不相蒙踽踽涼涼臣亦自有本末幸

今遭際
聖明列在近侍惟知操此和衷
殿爭如虎見有無禮於
皇上如德完者彈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此則臣
之生平亦即臣之職分矣若德完則今日
當先而爲三才之鷹犬者也還是他還是
他六言定巳戸實千古倏又占風而東西
易向又不知其何人之鷹犬矣頭緒既多
耳目無主爲鷹爲犬幻身既難爲爪爲

分身亦苦蓋自臺臣房可壯一揭安仲雨
揭劉廷宣三揭省臣阮大鋮一疏而已無
顏爲御史大夫立風紀之堂矣待臣彈文
始不能就列耶伏乞
皇上將臣疏與德完疏
敕下九卿科道詳議楊鎬李如楨二人是否應
從戍遣奉
旨議斬人犯是否復應兩
請若楊鎬李如楨果係忠良楊鎬李如楨減戍

果係正論臣無辭於排正論擊忠良之誚

如其不然亦乞即正德完罷

旨歟

君之非臣艸疏已竟見臺臣徐揚先有疏攻臣

爲德完效死力可以知德完可以知揚先

更可以知李如楨等之妙用矣容臣另疏

請

命

天啓元年五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王德完已有旨了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臺臣袁公徇私黨邪害正謹據疏糾參以祈

聖鑒以清言路疏

逖事之敗敗在楊鎬及李如楨等二月間

三法司會審楊鎬係失誤軍機律李如楨

係失陷城寨律各斬隨奉有罪狀甚明刑

章宜正之

旨二犯有鐵案矣頃逆犯劉于簡詞連二犯亟

應正法何如者而僉院王德完忽爲兩

請至欲遣戍立功令收桑榆之效是不但出脫
之直思薦用之也而既如此說
准從寬議處之票應之如響臣是以具疏糾參
并及票擬輔臣義不容已豈不知德完擁
戴方新烈焰難犯如楨等十萬通神人爭
効用而苟可爲
皇上存此三尺使後來貴
幽媢虜之奸有所忌憚臣死不避果有臺臣
徐揚先周宗建連疏攻臣爲德完出死力

爲如楨效先鋒矣揚先爲德完護法不過

設兩歸一因客形主二語不知二犯業奉

宸斷只宜正刑爲主何用借客只有正刑一着

何用設兩至周宗建直謂德完原是求決

而臣所摘語特其發端何發端者不下二

百言求決者止三語也且德完亦已自供

兩

請宗建何又代爲分辯云其意專在傚法耶總

之德完知黨李如楨楊鎬而不知有

皇上之前
旨揚先宗建知黨德完而不知有
皇上之法紀
皇上之封疆揚先等第習德完之生平庶幾可
與同濁其軟美側媚俯仰慨慷之妙度異
日必爲奏：亦不爲礙手之人
廷杖一事又可借爲沒世護身之符故認定
德完猛力擁戴耳不知人品何常前後兩
截

先朝陳珍吳時來石星等俱佩佩一時失身非
出即今日之德完亦已非前日之德完也
前日是恭請篤厚
中宮之德完今日乃恭請寬議李如楨楊鎬之
德完也而楊先等尚欲效法之趂除之耶
楊先又詆臣爲賣鄉里而乞誅姮人臣求
身事
王惟此公忠一念耳是是非非何鄉里之可狥
合愛合敬亦何鄉里之可賣臣非賣人之

人亦不解如何爲賣意者必如揚先之願
爲李徵儀死而後可云不賣乎抑如揚先
之訴司馬訴職方以爲同心地而後可云
不賣乎則夫不賣鄉里者宜莫如揚先矣
而即報流傳銓曹自擬開筵受賀如已即
真而擠其鄉里者無所不至何以又不止
於賣而已也臣賣鄉里何人賣人者何事
乞
敕揚先實賣指名無懸坐也臣踽踽孤蹤獨來

猶徑數年使署懷料不前行取之期奉

使過里郎今候考至

郡非有先施不敢報詡歷歷之惡冀以砥世

豈揚先之擬郎固從鄉人乞得之者而不

覺漫以加遺耶臣疏具在亦何可哂若滅

奴可哂是必奴騎薄城下而始以厭揚先

之心也發帑調荔園練諸事宜可哂是必

徵兵派餉海內驛騷斬木揭竿處處見告

而始以厭揚先之心也和夷可哂是必

廟堂之上舌劒唇槍鋒鏑攢刺如今日之害臣
者而始以厭揚先之心也至所云三三兩兩
兩諭諭訛訛之狀即就揚先宗建等之攻
臣而已描臣疏之光景作臣疏之註腳且
自實其姓名矣何待臣爲之明指邪至德
完乞用五臣與臣何涉德完不過度諸臣
之將至出語市恩揚先又欲諸臣之疑臣
劈空樹怨與德完前疏嗾輔臣內臣以齮
齕臣者一轍即臣前疏所云合從連衡之

象而揚先欲臣指實者也從來無言官參
論邪臣而他言官以擁戴故爲稱功頌德
朋噬言官者今揚先陽奪奉者德完陰呵
護者李氏良心未死面目難施揚先之頰
揚先之面揚先自批之自唾之臣不屑也
恩詔起用因而摧折者已非一人宗建等何幸
轉念及此但德完前日之功不在姜應麟
下今日之罪實在姜應麟上無再悞之頑
鈍無恥出姜應麟下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訊揚先何以糾連邪黨上言
德政排斥正論爲罪弁報讐并
敕周宗建改行易心無以其才終其身爲小人
用
天啓元年五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昨巳諭戒辯爭求勝如何又來瀆奏念其
疏在諭前姑免究

遵
諭靜聽日久
廟堂未賜處分敬循職掌再㕓公案以祈
聖斷疏
臣先有直糾邪議僉臣一疏專訶李如楨
楊鎬以封疆之臣而賣封疆僉都御史王
德完以法紀之臣而賣法紀故特具疏糾
劾非有讐怨于德完也而臺臣徐揚先周
宗建張捷徐景濂連章攻臣别生支節臣

奏疏

一再疏自明隨奉靜聽處分之

諭

天語煌煌凛於

斧鉞臣三緘其口者幾一月矣臣爲言官而從

此以言爲戒不職臣爲言官而言一事未

竟更端言他事不職况各疏雖咸奉

旨而李楊一獄仍俟徐議則前日奉

旨處分之定案今日翻奉一處分未定之

旨郎臣及德完諸臣槩稱有

青槩蒙免究猶之未處分也敢昧死爲
陛下盡言之奴酋發難以來失事者非一人然
他人之罪罪止失事李楊之罪罪兼通夷
垂以河東淪沒逆保供扳輾轉禍蓬欃竿
首藁街旦暮不測乃各出家貲鉅萬屬其
門客養士行求卿貳臺省中疆力可恐貪
横可使者爲之主持朊卸而德完楊先等
入其賊賕頗有影響臣雖不敢以疑事疑
情嘗試實陳於

上前而所云綫索表裏長安道上嘖有煩言者
已確揚先等之魄而奪其氣於是情兇膽
顫頭會商謀謂不儘力護德完則不能互
掩其穢不合力殺臣則臣死不避臣口難
箝然不憑控搆一朋黨之禍中臣則臣陳
義甚正不足以㨿
朝士之心而合其力故疾呼叫號一唱群和
前茅後勁趾高氣揚近且虎視眈眈擇人
而食人人側目人人重足矣然氣焰愈熾

手眼愈出肺腸愈露長安口舌亦愈多而不可禁止有謂德完之賄悉兼金美珠其直無筭者有謂實受萬金而居間沒其五千者數莫得而詳然以河東淪沒之後逆保供扳之時而遺戍立功開人不敢開之口此其券矣或曰揚光等皆有賂賂各盈萬或曰諸奸之賂宗建實私其半或曰景濂爲宗建捷所賣其事祕莫得而發也然一面爲德完設策具疏一面請輔臣畫策

擬寬又有其券矣從寬之
旨下而居間之薦酬糾邪之疏上而含沙之射
集又有其券矣既以暮夜入金而市法又
於暮夜入幕以求寬而德完則以兩請若
自文以從寬者歸之
綸音也揚先以票擬者失德完之美意而宗建
又以票擬者當淺求也張捷言二犯之有
他營而徐景濂又以閣擬在通神使鬼之
中也今德完已改卩正法宗建等具云禍

國當誅然則私金錢而翻成案者獨輔臣一
人耳輔臣亦宜有以自明也
皇上試問閣臣韓爌從寬之擬果否出自臆見
冒世大疑果否迫於人言信爲奇着未票
擬之先果否六人入幕求寬求寬之人果
係何名何姓倘就中求寬之人卽係連章
攻臣之人而諸奸之贓証實而諸奸之機
巧敗而諸奸鬼蜮之情形堵矣
皇上自是一二

賜之處分首處分李如楨等之獄業經會鞫業

具招擬業奉

宸斷錢神雖靈鐵案難改即今邊事方亟用兵

未已而二人死有餘辜一朝出脫此後邊

臣誰肯更爲

國家效死力者不可以不立決也夫處分王

德完諭獄諸疏大臣立

朝主張軍國重事一語定案山嶽不移今德

完諸疏具在

御前初疏引

恩赦引熱審勸

皇上之破格好生惻二犯如雞如牛如鹿爲無

罪而就死地言遣戍言立功顯爲薦用冀

其桑榆之效而末帶飭法僅一二語是否

求寬是否求決語氣可覆按也次疏即已

昧心尚不能一轉而即化爲求決之說但

日兩

請持衡原非偏重而已迨揚先宗建之疏代爲

之辭而三疏請明
天憲四疏速正刑章冒說譏之誅不問冒語言
不一轉換支吾之誅不問于以飾非文過
誠得矣而
三朝遺老以公忠爲楊先等所效法
天威咫尺恐未應面欺若是也大處分楊先等
諸臣曲護德完黨攻微臣諸疏德完既已
自供兩
請何以楊先代爲展辯却云設兩而歸一何以

宗建再爲展辯却云其意專在于飭法定
獄一款洋洋滿紙張捷何以謂臣造言臣
疏不過謂李楊一獄亟應議辟不應議寬
德完楊兆等亦不能謂二罪之當議宥則
臣疏何罪辯起而信信以攻臣者何故至
張捷徐景濂等極口詆誣言爭言黨無論
非臣孤子之素亦宜查臣曾薦何人旣不
疏聞于
朝又不昌言于部而無風無影動引奸雄臣

死不服

國家言官之設專令發奸糾慝使大臣有所忌憚不敢墮羔羊之節羣臣有所忌憚不敢萌脫兎之奸今三四臺臣相與比周公爲貪黷苟與同濁極力護持苟與摘發極意凌轢魑魅魍魎嘯聚于青天白日之下

大廷通衢之上正論孤危人思避匿成何世道成何人心

皇上不及今一爲整頓異日有壞法亂紀之事

更無有人敢爲
皇上言者念此可爲寒心也不必與日就今日
而德完楊先等之奸貪恣横倍甲所多已
無復有人敢爲
皇上言者矣
皇上試一問之九門内外販夫販婦兒童走卒
則二犯之廣布金錢與諸奸之受賊賣法
具能言其狀也伏乞
皇上獨炳離明大奮

乾斷立收李如楨楊鎬棄之西市無再延緩日
久事生王德完前功已償新穢難掩急流
勇退彼必不知自圖宜勒令致仕以爲人
臣受賕鬻獄之戒徐揚先周宗建張捷徐
景濂諸人職司風憲賄賂公行要挾票擬
上言德政顛倒是非欺凌孤耿所當按贓
定罪如律加等亦望
皇上併即僇臣以謝諸奸但使
祖宗之法紀綫頓而復申此後之邊臣知警而

加兹

朝端之議論濁亂而復清所謂殺其身有益

于

君則爲之固臣愚之生平而報

陛下之職分也

天啓元年六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前諭大小臣工同心體國何得又有此奏

姑不深究

慎會推以存法紀疏 不果上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今僉都御史王

德完以法紀之司當遼瀋之陷議寬楊鎬

李如楨之獄欲令遣戍立功是尚得爲臯

陶乎且一遁而兩請再遁而正法倉皇督

亂左支右吾品亦已見于天下矣戶部添

設侍郎而會推及之爲選于衆而舉臯陶

耶如錄其往日調護

母后之功則當于瑕璺未彰摧以不次不應今

日而有少司農之推也雖改司錢穀或足

以明其風紀之不任然而傳示四方列在

推舉夫

聖主所操以馭世者惟爵與刑耳德完之失在

議獄議獄之失係封疆設今日而德完推

異日而二一罪釋後此而再覆全師再折大

將再墮名城皆指楊李爲例無死法禍忍

言耶則皆德完之啓之也

天祚

聖明英臣四布必無此事然不可以不深慮也
事固有抑一人而儆千萬人者若德完之
推屯邅不前猶令士夫相戒於
朝日德完以調護舊功而再出隕望遂圖一
少司農之推不可得亦
聖主所以風厲百僚也詩云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今日之謂矣
昔日之芳草已有漸化而爲蕭艾者顧
廟堂之上三思之也即受德完者亦宜爲德完

許明德完以
山陵留非以侍郎留也臣何仇於德完但懼
朝無張王民莫適從併以遣戍立功之言爲
當則誤
國不淺耳
天啓元年八月初六日

敬剖微衷以清夔議疏

昨府丞郎輔忠具疏乞休謂舊撫李三才遺書當路驅除王德完等而楊李兩請皆借以罪德完雖輔忠未實臣名而糾德完者臣也然臣實匪有所借也爾時潘遂繼

沒

都城震驚逆保供攀根株楊李憂天者岌岌乎有不及夕之懼臣以爲罪案既定直竿首藁街而已斯何難事而圖安反側者李

懷忠有孤山副總之推楊鎬李如楨有遣

戍立功之請隨有從寛議處之票數日之

內爵逆勦叛絡繹而見封疆正亟

聖世威賞豈宜顛倒至此臣不勝危慄草

奏特糾獨見二罪之必不可寛而已不知其

他也何借之與有且三才久已謝事而臣

始策名生平無傾葢之識握手之交而必

欲以三才爲阱于國中强推入而入臣所

不服又疑移借以爲帲忠罪則糾纒亦已

甚矣夫德完臣欲彈之使去者也會胃𤣥
卿方擬再劾會左都御史張問達過臣云
德完徼三代
誥封
山陵之後旋即
請告臣遂立焚其草已而營鑄錢之窩爲戀棧
討近且疊荷
溫綸矣其疏稽𢥞于
聖眷之未篤臣似可以有言德完宜亦無辭于

臣乃臣尚留去
國之餘地以與德完謂其廉恥猶存必自引
退姑未誦言擊排而且徐以觀其後也況
于輔忠又何嫌而何疑矣夫
朝端惟論事與論人耳事有是非人具本末
不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坐之以借借則
影射風捕何所不有即臣論楊李一獄耳
而張李三才之網者日爐燼搆鄒元標之
隙者日樹功擠輔臣之壑者日希旨而不

知臣一無有也臣于三才無傾蓋之誼握
手之交者也元標諄切于臣與德完之間
舉朝所共聞見就元標諸疏亦自明也若
劉重慶之救楊李之糾閣臣久已不快于
臣者也責以表率之不稱固即此從寬之
旨而臣時來以閣臣與德完同糾又何旨之希
矣總之臣心甚虛而諸臣自各以其私意
實之臣固一無有也凡以臣言為借者皆
其護楊李之最深者也誠令

廟堂之上以天下邪正是非爲巳任其一無所

借如臣疏者當與直捷剖分即令有所借

以熒惑衆聽者吾第與之覈所借不覈其

所以借則借者窮而坐人以借者亦窮伏

乞

皇上亟敕閣部院大臣禀覆章奏務就事就人

各各條晰盡斬葛藤以庶幾淸明之理無

徒具日予聖而以不分黑白爲大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屢旨已明不必申辯近來一
事牽引株連動傷國體以後宜各捐成心毋
滋蔓議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三 終